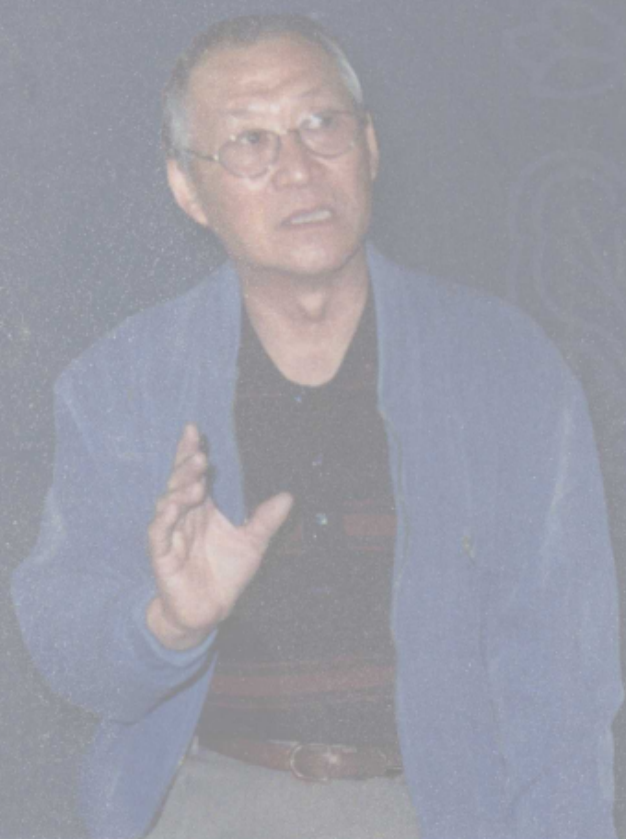


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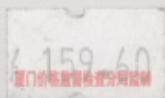
孫機 著

談文物



東大圖書公司

現今尊之為「文物」者，在古代，多數曾經是日常生活用品，各自以其功能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有著其自處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寶器，只不過是將這種屬性加以強化和神化。從探討文物所固有的社會功能的觀點出發，它們如同架設在時間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鏡，從中可以窺測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調焦得當，還能看見某些重大事件的細節、特殊技藝的妙諦，和不因歲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閃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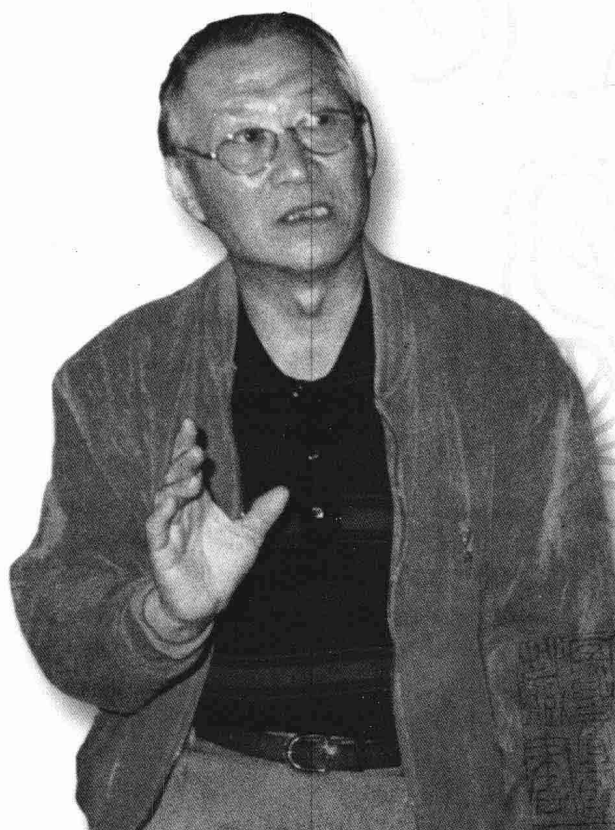
ISBN 957-19-2777-5 (797)

NT. 420



9 789571 927770





孫機 談 文物

孫 機 著



東大圖書公司

V
#159.62

孫機談文物 / 孫機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東
大，2005
面：公分

ISBN 957-19-2777-5 (平裝)

1. 古器物－中國

797

93011745

◎ 孫機談文物

著作人 孫 機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107175-0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5年7月
編 號 E 790010
基本定價 捌元肆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2777-5 (平裝)

孫機談文物

目次

- | | | | |
|------------------|-----|--------------------|-----|
| 1 玉卷龍 | 001 | 14 唐宋時代的茶具與酒具 | 081 |
| 2 玉鷺 | 010 | 15 中國茶文化與日本茶道 | 098 |
| 3 三足烏 | 023 | | |
| 4 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 | 027 | 16 江陵鳳凰山漢墓簡文中的「大柙」 | 109 |
| 5 古文物中所見之獬 | 035 | 17 「溫明」與「秘器」 | 115 |
| 6 麒麟與長頸鹿 | 039 | 18 中國聖火 | 121 |
| 7 獵豹 | 044 | 19 摩羯燈 | 130 |
| 8 歷史上的金絲猴 | 050 | 20 兩件水禽銜魚缸燈 | 136 |
| 9 唐代駿馬 | 057 | 21 絞胎器與瘦器 | 140 |
| | | 22 諸葛亮拿的是「羽扇」嗎？ | 144 |
| 10 豆腐問題 | 062 | 23 中國古代的平木工具 | 150 |
| 11 釋「清白各異樽」 | 068 | 24 托克托日晷 | 159 |
| 12 中國之穀物酒與蒸餾酒的起源 | 072 | 25 說「箕斂」 | 168 |
| 13 中國古代的葡萄與葡萄酒 | 078 | | |

- | | | | |
|---------------------|-----|--------------------|-----|
| 26 漢代黃鐘律管與量制的關係 | 175 | 44 說閬中之巴 | 294 |
| 27 焦作窖藏出土的桿秤 | 179 | 45 床弩考略 | 299 |
| 28 記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青銅鼓座 | 186 | 46 周代的組玉佩 | 304 |
| 29 中國梵鐘 | 189 | 47 進賢冠與武弁大冠 | 317 |
| 30 三子釵與九子鈴 | 199 | 48 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 | 338 |
| 31 鸚鵡杯與力士鐺 | 203 | 49 霞帔墜子 | 362 |
| 32 一枚刺鵝錐 | 207 | 50 明代的束髮冠、髻髻與頭面 | 368 |
| 33 鎮 | 210 | 51 談談所謂「香妃畫像」 | 390 |
| 34 中國早期的眼鏡 | 219 | 52 固原北魏漆棺畫 | 394 |
| 35 漢代的跳丸飛劍 | 222 | 53 「穆天子會見西王母」畫像石質疑 | 404 |
| 36 金明池上的龍舟和水戲 | 226 | 54 關於一支「『唐』鏤牙尺」 | 409 |
| 37 佛像的火焰肩與火焰背光 | 233 | | |
| 38 中國早期高層佛塔造型之淵源 | 242 | | |
| 39 中國早期單層佛塔建築中的粟特因素 | 252 | | |
| 40 商周的「弓形器」 | 259 | | |
| 41 玉具劍與璫式佩劍法 | 268 | | |
| 42 禽獸紋刀環 | 284 | | |
| 43 鼓與鈺 | 290 | | |
| | | 後記 | 417 |

玉卷龍

中國龍的原型為何？似乎愈討論分歧愈大。王東先生《中國龍的新發現》一書中列舉出蟒蛇、揚子鱔、灣鱔、大蜥蜴、魚、鯢、馬、牛、豬、鹿、羊、狗、虎、鷹、恐龍、雲、閃電、黃河、星象諸說^①。此外，這本書未談到的還有極光、龍捲風、雷聲、虹、河馬以及松樹等^②；可謂設想紛紜，莫衷一是。看來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必要先對原始的龍的形象加以界定，否則茫茫大千，各種動植物和無生物都被拿來與龍相比附，頭緒日繁，治絲益棼，勢將無法得出結論。其實，牠本有現成的客觀標準，最直截了當的鑒別方法就是以我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象形的龍字（）為據^③。這個字的特點是：前有大頭，後部為幾乎卷曲成環形的短軀；可以說，凡與之相同或相近的形象即龍。在甲骨文之後，「龍」固然還在不斷地發展演變，但已有軌跡可尋。而在甲骨文出現之前，有些原始藝術品中的圖像雖與後世之三停九似、充分誇張的龍形有某些約略接近之處，但和上述象形的龍字差別很大。當時在語言中如何稱呼牠，是否叫作龍？如若找不到真正能站得住腳的文獻支持，誠難以回答。比如內蒙古赤峰敖漢旗興隆窪趙寶溝文化的房址中所出陶尊上的豬首蛇身紋、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仰韶大墓所出蚌砌鱗形紋、陝西寶雞北首嶺所出仰韶陶壺與甘肅武山傅家門所出馬家窯陶瓶上的鯢形紋，以及浙江餘杭瑤山 1 號良渚大墓所出玉鐲上的虎形紋等均屬此類，它們都和甲骨文龍字所示之形不侔^④。倘使不雜以後世的眼光，不出以概然的判斷，要用科學方法證明它們是龍，恐怕相當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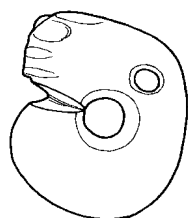
那麼，在商代以前，原始社會中有沒有與甲骨文龍字相近的藝術形象呢？

① 王東《中國龍的新發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② 極光等說見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 年。雷聲說見胡孚琛《談龍說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 年第 4 期。

③ 此字見《後》下·6·14，它和有角而尾部外卷的龍字（），在寫法上有繁簡之別。後者更規範，因為它更接近金文之（龍母尊），乃至後來的小篆。而前者更原始，更接近所象之形。不過從甲文龍字作（《合集》7358）、（《續》5·34·5）、（《乙》7143）的情況看，其所從之龍字的尾部既可外卷亦可內卷，此二形可以通用。或釋內卷尾者為羸字，不盡確。同為玉卷龍，多數尾部內卷，但也有尾部外卷的，如本文圖 1-3:2 所舉者，亦可為一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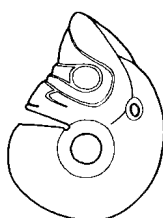
圖 1-1 紅山文化的玉卷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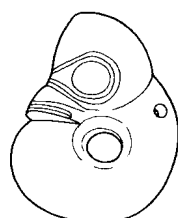
1 吉林農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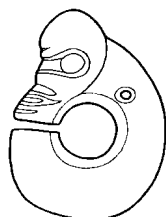
2 內蒙古巴林右旗羊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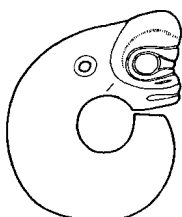
3 遼寧建平牛河梁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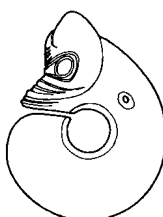
4 河北圍場下伙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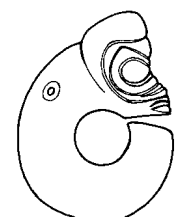
5 內蒙古巴林左旗尖山子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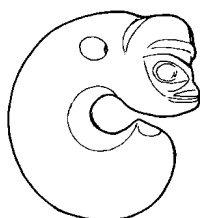
6 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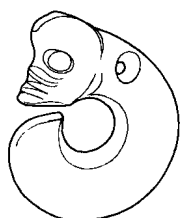
7 遼寧建平牛河梁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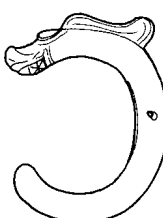
8 內蒙古敖漢旗大窪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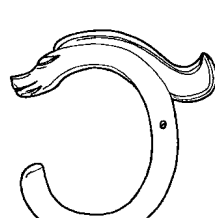
9 徵集品，河北天津市文化局文物處藏



10 遼西地區徵集品，遼寧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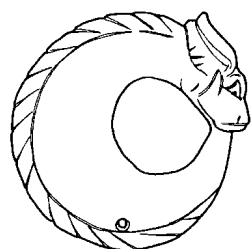


11 內蒙古翁牛特旗黃穀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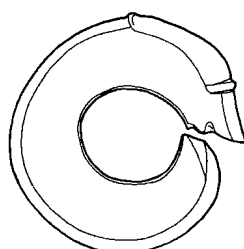


12 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

圖 1-2 南方的玉卷龍



1 安徽含山凌家灘 16 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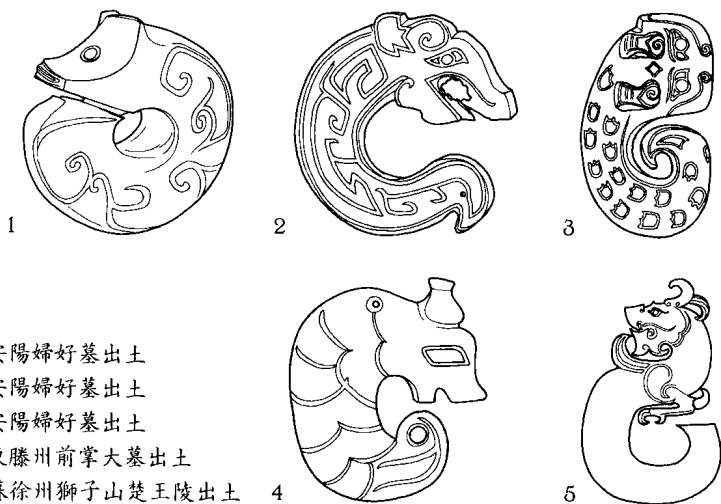
2 湖北天門石家河蕭家屋脊出土

對此首先應舉出的是紅山文化中的玉卷龍。紅山文化是我國北方地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時代大致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相當，分布於內蒙古東南部、河北北部、遼寧西部，最遠可達吉林西北部。紅山文化中的玉卷龍在內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羊場及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敖漢旗大窪、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及黃穀屯，河北圍場下伙房、陽原姜家梁，遼寧建平牛河梁 4 號積石冢，吉林農安左家山等地均曾出土^④，國內外還藏有一批傳世品。其顯著的特點正和甲骨文龍字一樣，軀體卷曲：有的首尾連接如環形；有的當中留出隙縫如玦形；也有缺而不斷的；還有卷曲程度較緩和，整體如 C 字形的（圖 1-1）。前端都有一個被強化和神化了的大頭，由於不是用寫實手法表現的，很難辨識其物種；過去曾認為像豬頭，現在看來或有點似是而非。此類玉卷龍遠在紅山文化分布區之外，於瀕臨長江的安徽含山凌家灘及江漢平原的湖北天門石家河也出過，造型與紅山諸例基本一致；凌家灘所出者頭上還有兩隻角，背上有通到尾部的鰭，顯得更有靈氣^⑤（圖 1-2）。再往後，在河南安陽商代婦好墓、山東滕州前掌大 119 號西周早期墓中均出，雖細部迭有更張，但構圖的輪廓變動不大^⑦（圖 1-3）。它的傳播面如此廣袤，歷時如此久遠，造型如此固定，似乎不能沒有與之相聯繫的神話寓意和自然界中實有的生物作為其構思和造型的基礎。

求之古文獻，則遠在中華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就出現了和卷體龍相關的記述。《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五帝本紀》：

- 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87 年第 6 期。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濮陽市博物館、濮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3 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 年。甘肅省博物館《甘肅彩陶》，文物出版社，1979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1 期。
- ⑤ 孫守道《三星他拉紅山文化玉龍考》，《文物》1984 年第 6 期。巴林右旗博物館《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考古》1987 年第 6 期。王未想《巴林左旗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遼海文物學刊》1994 年第 1 期。孫守道、郭大順《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文物》1984 年第 6 期。翁牛特旗文化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文物》1984 年第 6 期。賈鴻恩《內蒙古又發現一件新石器時代玉龍》，《中國文物報》1988 年 4 月 8 日。《中國玉器全集》卷 1，圖 28，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陽原縣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2001 年第 2 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第 8 期。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 年第 2 期。
- ⑥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含山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第三次發掘簡報》，《考古》1999 年第 11 期。張緒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江漢考古》1992 年第 1 期。
-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滕州市前掌大商周墓地 1998 年發掘簡報》，《考古》2000 年第 7 期。

圖 1-3 商至西漢的玉卷龍



- 1 商 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
 2 商 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
 3 商 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
 4 西周 山東滕州前掌大墓出土
 5 西漢 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

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索隱》：「炎帝火，黃帝土代之，即黃龍、地螭見是也。」螭有兩種解釋。一說螭即蚯蚓（《封禪書》集解引應劭說）。但螭又訓蠪（《說文·蟲部》）。《爾雅·釋蟲》「蠪蚓」，郭璞注：「即蜃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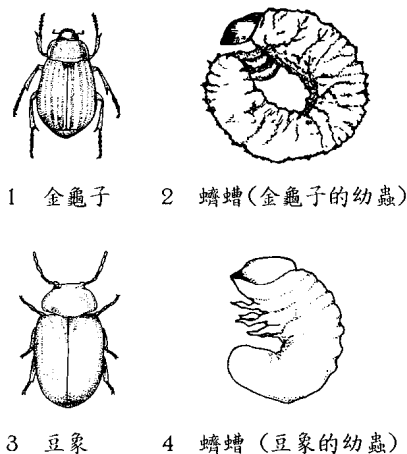
《文選·琴賦》張銑注：「蜃蠪，盤旋貌。」《說文·蟲部》也說：「蠪，死蠪也。」段玉裁注：「死，轉臥也，引申為凡宛曲之稱。死、蠪疊韻，蓋謂凡蟲之冤曲之狀。《篇》、《韻》皆云：「蜃蠪，蚯蚓也。」雖蚓有此名，而非許意。」則螭又指軀體盤旋卷曲之蟲。這樣，它與《封禪書》裏說的「黃龍」就互相關近了。因為《說文·蟲部》說：「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螭也是黃帝時的祥瑞。《呂氏春秋·應同篇》：「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螭、大螭。」《封禪書》所記者，與之似同出一源。其大螭相當地螭，大螭則相當於「若龍而黃」的黃龍即地螭。由於牠是上天見示之祥，故又不妨稱作「天螭」。《爾雅·釋蟲》和《大戴禮記·夏小正》都說螬即天螭。螬字從蟲。《方言》卷一一：螬螬「或謂之螬螬，……或謂之天螬。」又說明天螬即螬螬。資、齊皆為脂部從母字，標聲時可相通假，古文獻中不乏例證^①；故螬螬亦作螬螬。古代將多種類似甲蟲的昆蟲之幼蟲都叫螬螬，但主要指金龜子的幼蟲，牠生活在土壤中。因而從生活習性上說可以叫地螬；從神話的角度說，又可稱之為天螬。金龜子的螬螬屈曲如環，頭尾幾乎碰到一起。豆象的幼蟲也叫螬螬，卻只彎成大半個圓弧形（圖 1-4）。前者堪稱蜃蠪，也正和紅山玉卷龍的造型相合。不過遠古之人為什麼重視這種昆蟲？可

能是著眼於其從幼蟲到成蟲的變化過程。《論衡·無形篇》：「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的幼蟲亦名蟬蟞；雖然蟬與金龜子不同，但二者之成長蛻變的生理機制類似。而且蟬字本身就含有生長運動的用意。《淮南子·天文訓》：「斗指寅，則萬物蟬。」高誘注：「蟬，動生貌。」《史記·律書》：「寅，言萬物始生，蟬然也。」而《管子·水地篇》說：龍「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更極盡蟬動之能事。這裏的蠶亦指蟬蟞，因為牠又名「地蠶」；蠋則是與之相近的蛻蟬，即天牛的幼蟲^⑧。可見《管子》中這段話，說的正是從蟬蟞發展到龍之由小到大的變化。古人一向認為龍「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說苑·辨物篇》）；「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說文·龍部》）。所以說牠小如蠶蠋或小如蟬蟞，均不失龍的本色。

遠古之人貼近自然，蟬蟞在他們心目中喚起的聯想，遠非現代人所能充分體會，何況那時還會附益上若干神話成分，更使牠不同尋常。只不過大部細節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今天已無法將關於蟬蟞的神話勾畫完整。然而通過紅山文化的玉卷龍，卻使人認識到地蟬、地蠋等反映出的是龍之「能短」、「能小」的一面，故可作為土德之瑞的代表。同時也證實了只有卷體狀才是正統的原始龍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說：「其夬☰曰：『亢龍有悔。』」楊伯峻注：「亢龍，直龍。龍欲曲而不欲直，故有悔。」欲曲不欲直，紅山玉卷龍所表現的豈不正是這種趨向嗎？

儘管在豪放的哲人那裏，神龍被說成「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養乎陰陽」（《莊子·天運篇》），似乎上天下地，獨來倏往，莫測高深。但根據類型學對遺物進行排列，可以看出，牠的演變仍是漸進的。凌家灘的玉龍雖已生角，但軀體光素。而相當龍山末期的山西襄汾陶寺 3072 號墓出土陶盤上所繪卷龍紋，頭部較小，吻長，上下顎密布尖牙，口中吐出一條分叉的長

圖 1-4 鞘翅目昆蟲及其幼蟲



⑧ 《儀禮·喪服》「齊衰之經」，武威出土簡本作「資衰之經」。《爾雅·釋草》：「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資。」《詩·鄘風》：「牆有茨。」《說文·艸部》「薺」下引《詩》作「牆有薺」。

⑨ 蟬蟞又名「地蠶」，見《方言》卷一一郭璞注。蠋之本字作蜀。《說文·蟲部》「蜀」下段玉裁注：「桑中蠶，即蛻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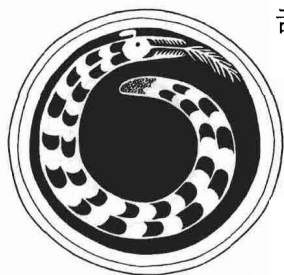


圖 1-5 夏，卷龍紋陶盤 山西襄汾陶寺 3072 號墓出土



圖 1-6 商，玉卷龍 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

舌，身上還畫滿了紅黑相間的鱗紋，分明已經將有鱗之蛇的概念引入龍的造型^①（圖 1-5）。從此龍遂成為「鱗蟲之長」，而與蜃、螻等昆蟲逐漸有所分別。及至商代，龍身上的鱗紋又改變了陶寺龍之葺瓦形的圖案，成為套疊的菱形或山字形，更顯得鋒棱峭峻，鱗甲崢嶸。這時牠的角也倍受重視。從甲骨文的寫法看，龍角有簡單的，字作𪔐（《甲》2418），和其他有角動物之角的寫法相近；另一種字形的角要複雜些，作𪔑（《京津》1293）、𪔒（《前》4·53·4）、𪔓（《前》4·54·1），與實物比照，應相當商代玉龍頭上的瓶形角^②。此角的專名為「尺木」。《論衡·龍虛篇》：「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酉陽雜俎·鱗介篇》：「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頭上加了這樣奇特的角，表示牠是能上天的神龍。神龍應具有大威力，故商代玉龍不像紅山玉龍那樣常閉著嘴，而是闊口大張，利齒外露；從安排的順序看，是模擬食肉動物的牙齒。但「角齒不兼予」，所以牠已經逸出實有之生物的常態了。而婦好墓所出之例，龍腹下還有象徵性的足狀物（圖 1-6）。紅山玉龍無足，螭螭卻往往有三對偽足；溯本追源，婦好墓玉龍之足似乎仍

取法於螭螭。說明商龍雖日益神化，但尚未擺脫紅山玉卷龍及其原型地螭即螭螭的影響。

商代玉器之動物造型，曾自新石器時代不同的古文化中汲取營養，如蟬紋和鳳紋得自石家河文化，鷹紋中含有山東龍山文化的成分，龍紋則以紅山文化的玉卷龍為祖型。在商周之際，紅山玉器是著名的寶物。《尚書·顧命》記成王踐阼時，路寢明室的陳設中有大玉、夷玉、越玉。馬融說夷玉是「東方之美玉」。《爾雅·釋器》：「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珣、珎、琪焉。」醫無閭山在遼河西岸，山名自上古沿用至今。《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玄注：「鎮，名山安地德者也。」而據《爾雅·釋地》郭璞注，幽州的範圍「自易水至北狄」；則自今河北中部直到東北，都要仰仗醫無閭山來「安地德」。《爾雅》所稱「東方」，應泛指這一地區。醫無閭山以產玉著稱。《楚辭·遠游》：「夕始臨乎微閭。」王逸注：「東方玉山也。」紅山文化諸遺址正分布在醫無閭山周邊。鄧淑蘋女士認為大玉、夷玉、越玉可看作是代表華夏、東夷、苗蠻三大氏族集團的「古玉三大分系」^③。所以《尚書》

中稱道的夷玉似即紅山玉器。商代人寶愛它、師法它，自不足怪。

以上僅就玉龍立論，至於商周青銅器，因為是用陶範模鑄的，而在範上刻花紋遠較琢玉為易，所以龍的造型也有突破，牠們的身軀更放縱，游動、蟠繞、糾結，產生了不少精彩新穎的設計。但不僅從紅山文化中沿襲下來的卷體龍形未被捨棄，而且黃帝時以螭、螻為瑞的傳說這時猶牢牢地保留在人們記憶中；時代晚得多的呂不韋和司馬遷對此仍加以著錄，就是有力的證明。西周早期，甚至不晚於武王時，還創造出一種西周式的卷龍紋，「天亡簋」的器腹和方座上就飾以此種龍紋。這件銅器是武王克殷後西歸宗周，大會諸侯告天告廟宣布開國之際，一位有功之臣所鑄。它的銘文不像一般銅器上的套話，只泛稱祭祖考、永保用之類，卻強調「敏揚王休於尊簋」，也就是說鑄此簋是為了紀念武王建國的勳業。像這樣一件銘功之器，各部分的紋樣均應經過精心安排，它的主題花紋採用西周式卷龍紋，應被看作既是對傳統的尊重，又是其自身特點的展現。而在商代銅器上不僅從未見過它，那時甚至連將龍紋飾於器物之主要立面上的情況也很少。但西周一開國，隨即出現了一批飾此種西周特有之龍紋的器物。除「天亡簋」外，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所藏「叔德簋」、陝西寶雞竹園溝和甘肅靈臺白草坡出土的簋、陝西涇陽高家堡出土的尊、四川彭縣竹瓦街和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北洞村出土的壺均是其例^⑩（圖 1-7）。這種紋樣或被稱為「蝸身獸紋」，不確；因其卷曲的身軀並不代表「蝸牛殼」，而是商代的卷龍紋被周人改造了的結果。周人對商代之行世已久的式樣本是熟悉的，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所藏西周「子簋」和「父乙簋」，都在圈足內的器底上用陽線鑄出此式卷龍紋^⑪（圖 1-8）。陝西

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⑪ 瓶形角或被稱為「長頸鹿角」，不確；因明代以前長頸鹿未曾輸入我國。也有人稱之為「且角」，尤欠允當。

⑫ 鄧淑蘋《由藍田山房藏玉論中國古代玉器文化的特質》，載《藍田山房藏玉百選》，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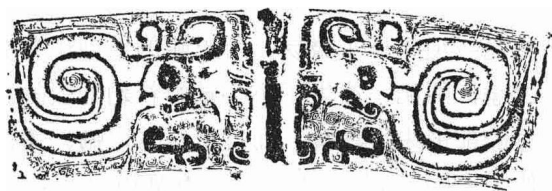
⑬ 《中國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圖 48，文物出版社／講談社，1984 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圖 219，科學出版社，1962 年。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上冊，頁 157，文物出版社，1988 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97 年第 2 期。葛今《涇陽高家堡早周墓發掘記》，《文物》1972 年第 7 期。王家祐《記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器》，《文物》1961 年第 11 期。喀左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北洞文物發掘小組《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考古》1974 年第 6 期。

⑭ 李學勤、艾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圖 84、85，文物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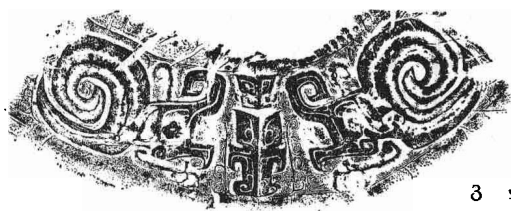
圖 1-7 西周式卷龍紋



1 天亡簋



2 簋 甘肅靈臺白草坡出土



3 簋 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縣北洞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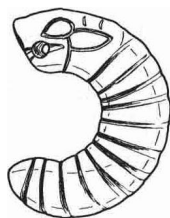
圖 1-8 西周，父乙簋
器底所鑄卷龍紋



圖 1-9 西周，玉卷龍
陝西長安張家坡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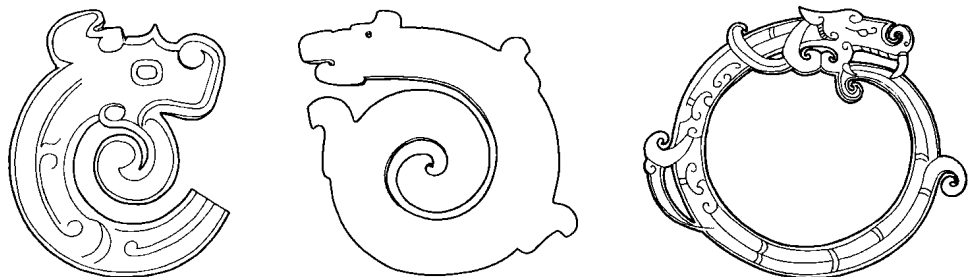
圖 1-10 西周，玉螭蟠
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墓出土



扶風法門寺任村出土之西周「仲義父簋」肩上的雙耳，也是這樣一對卷龍^⑮。但周人不曾用它作為器物外壁的主題花紋，在「天亡簋」等器上出現的，已是西周的新式樣了，其中的原委很耐人尋味。不過形式雖有別，基本特徵則未變，可見商周易代之後，古老的神話仍在起作用。

西周的玉器則比較保守一些，其中未發現飾於銅器上的那類新式卷龍紋。長安張家坡 60 號西周墓所出者仍只琢出一對象徵性之足，與婦好墓玉龍幾無二致^⑯（圖 1-9）。不僅如此，在三門峽上村嶺 2006 號西周大墓中還發現了更原始的取象於豆象之螭蟠的玉件（圖 1-10），簡報說是玉蠶，但它的形狀和蠶幾乎沒有多少共同點，反倒和圖 1-4:4 所舉之蟲肖似^⑰。寶雞竹園溝 9 號、13 號西周墓出土的 II 式玉蠶、茹家莊 1 號西周墓出土的 III 式玉蠶，亦是其類^⑱。所以那套黃龍、地螭、天螭的傳說，這時似仍為人們所諳知。依託此

圖 1-11 春秋、戰國和西漢的玉卷龍



1 春秋 河南三門峽 上村嶺墓出土
 2 戰國 湖北隨縣曾侯乙 墓出土
 3 西漢 河北定縣 40 號墓出土

傳說而形成的卷龍紋，不僅出現在玉器和銅器上，並且出現在周代極隆重的禮服——袞冕服上。《周禮·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注：「袞，卷龍衣也。」《禮記·玉藻》：「龍卷以祭。」鄭玄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所謂卷龍無疑即卷體之龍。雖然目前尚未掌握周代袞服之實例，但從卷龍紋發展的歷史軌跡看，禮服上飾卷龍是完全合理的；同時也有力地證明，在當時，卷龍紋的地位何等崇高。而較系統地記錄了此種圖案之產生與發展過程的玉卷龍，則無論從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上說，其重要性均不待言。儘管至春秋戰國以及西漢時，其裝飾化的氣味日益濃厚（圖 1-11），但傳統之構圖的印記，依然歷歷在目¹⁵。

（原載《文物》2001 年第 3 期）

¹⁵ 此鏤共兩件，均藏上海博物館。

¹⁶ 《中國玉器全集》卷 2，圖 238，西安市長安縣張家坡 60 號西周墓出土。

¹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上村嶺虢國墓地 M2006 的清理》，《文物》1995 年第 1 期。

¹⁸ 《寶雞強國墓地》下冊，圖版 39、139、192，文物出版社，1988 年。

¹⁹ 《中國玉器全集》卷 3，圖 12，上村嶺 1662 號春秋虢國墓出土。同卷圖 185，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西漢時裝飾意味較濃之例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 40 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 8 期。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見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文物》1998 年第 8 期。

玉 鷺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所藏徐世章先生捐贈的立鷹玉件，為山東龍山文化遺物的極精之品，其圖案具有徽識性的典型意義，而且造型優美，在整個新石器時代玉器中實屬罕見❶（圖2-1）。從結構上分析，此玉件由三部分構成：上部為一昂首展翅的鷹，當中為人首，下部為承托上方二物的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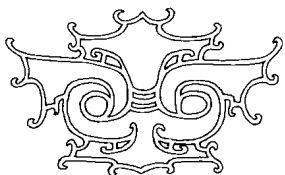


圖2-1 山東龍山文化，玉鷺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圖2-2 山東龍山文化，
玉器上的神面紋



1 玉圭 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



2 玉圭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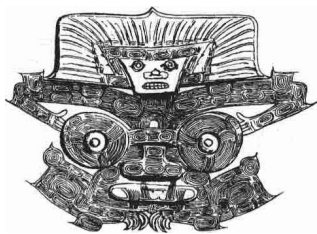
先對當中的人首試作探討。這一部分的構圖雖簡單，然而特點鮮明。它的頂部呈介字形，臉上有一對由旋渦紋形成的圓眼睛，兩側是兩隻向下彎曲的大耳朵。以前曾將此玉件定名為「青玉鷹攫人首佩」，恐不確。因為此人首應代表神面，而不是「被鷹攫取吞食」的「祭品」❷。只要拿它和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之著名的龍山玉圭及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存清宮舊藏之龍山玉圭上的刻紋相對照，便不難識別❸（圖2-2）。三者頂部均呈介字形，

並向外探出短簷，耳部左右擴張，眼睛則均由旋渦紋捲繞而成，造型的基本特點完全相同。頂部呈介字形的神面，首先出現在良渚文化中，較完整的圖像見於浙江餘杭反山及瑤山等地大型墓葬所出玉器上❹（圖2-3:1,2）。尤以反山12號墓之98號大玉琮的刻紋最為精細，琮上的神人戴羽冠，冠頂端凸起一尖吻，兩側平衍復下趨，構成了介字形的輪廓。但介字形頂雖然在良渚神面上廣泛出現，卻並非全都代表羽冠，有些神面上顯然沒有羽冠，可是也呈介字形頂，因知這種輪廓乃是良渚神面之習用的標誌（圖2-3:3）。此項構圖原則為山東龍山文化所接受，也將神面上加上介字形頂。不過良渚玉器上的神面分兩種，一種無獠牙，另一種有獠牙；無獠牙者多為梭形眼，有獠牙者多為旋渦形眼。其後一種眼雖與立鷹玉件上的人首即神面之眼均為旋渦形，構圖卻

有微妙的區別，形成良渚旋渦眼的溝槽是從外眼角向內捲繞的；形成立鷹玉件神面之眼的線條則從內眼角向外捲繞，不僅這一玉件如此，存世山東龍山

圖 2-3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面紋



1 玉琮 浙江餘杭反山 12 號墓出土



2 玉飾件 浙江餘杭瑤山 10 號墓出土



3 玉飾件 浙江餘杭反山 12 號墓出土

文化玉器上的介字頂神面之有旋渦眼者大多數亦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山東龍山文化之神面的眼型雖與良渚文化有別，卻和紅山文化之玉神面上的眼型相一致。紅山玉神面體橫而扁，兩側有突樺及勾形物，與那裏的勾雲形玉佩之意匠約略相通。其旋渦眼係由兩頰下部琢出的溝槽沿拋物線向額前延伸，再從內眼角向外捲繞，圍住鑲成圓孔的目睛，和此立鷹玉件之神面上的眼型如出一轍。紅山玉神面的底部皆雕出一排巨齒，或五枚，或七枚，極具特色。

《山海經·海外南經》與《淮南子·本經訓》均提到古有神人或惡獸名「鑿齒」，郭璞、高誘在注釋中都說其齒狀如鑿，則正和紅山神面上的大牙相合，故不妨暫稱這類神面為玉鑿齒。由於紅山文化的年代較早，所以山東龍山玉件上的旋渦眼應接受過紅山文化的影響。可是紅山玉鑿齒的頂部僅稍稍拱起（圖 2-4:1~4），或逕作直線（圖 2-4:5~8），無呈介字形頂者^⑤。從而又可以推知山東龍山文化玉件上的神面之介字頂與旋渦眼並非同出一源，而是分別得自良渚與紅山。

然而從整體上看，此立鷹玉件最引人注目之處還是上面的鷹，牠高踞神

①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圖 175，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② 石志廉《對故宮博物院舊藏兩件古玉圭的一些看法》，《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3 期，1981 年。

③ 兩城鎮出土者，見劉敦愿《記日照兩城鎮發現的兩件石器》，《考古》1972 年第 4 期。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者，見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圖 117，臺北故宮博物院，1992 年。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均載《文物》1988 年第 1 期。

⑤ 關善明藏品見《關氏所藏中國古玉》圖 5、6，香港，1994 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見《藍田山房藏玉百選》圖 8，臺北，1995 年。仰德堂及波士頓美術館藏品見《故宮文物月刊》11 卷第 6 期，1993 年。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品見《中國玉器全集》卷 1，圖 14，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賽克勒博物館藏品見《故宮文物月刊》第 10 卷第 6 期，1992 年。牛河梁出土者見《中國文物精華》圖 26，文物出版社，1997 年。